

生活中,有些人出现得很偶然,却自带光色,亮在我的世界里。

晨间在住处的河边跑步,看见一张熟面孔。平时当班,他会出现在我们所住小区门前的岗亭上。有时候步行出入,看见了,就点头打个招呼,或喊他声师傅,他会迅速回我,中年的声音里一派东北。今天看他正弯腰收拾小区绿化地的杂草,脚边已集了一小堆一小堆。我停下来,问师傅怎么改行这个了,他说:“草长得太快了,保洁员缺岗,还来不及补上,我临时顶顶。”说完,听他发出一声笑。

这笑声很平常,却在晨光里一闪。

便停下脚步,与这位师傅聊。听他聊家乡的黑土地,聊孩子的创业与姻缘,聊老家菜的油辣子和江南菜的蒸与煮。他在家学做过厨师,还开过店,几年前来江南一带打工,想了又想,觉得自己做不来南方菜,雇厨工价钿很高,就把心底里做老板的念头给掐了。说到家乡生活,他说,在东北每年“五一”到“十一”才能下地干点活,一亩地也就几百元收成;别的时间呢,天寒地冻干不了啥,大部分 people 只好猫在家,他就是其中一个。有地种饿不死,但不一定过得好,就想着过上好点的日子。

“家里把土地转给了农业大户,我们就急着寻思打工。”他回忆。他老家在黑龙江大庆的农村,那里适合打工的企业比南方要少,平时找工做不容易,做一日歇几天,断断续续的。没事干真的难受。后来,孩子先跑出来闯;再后来,他与妻子也跑到孩子干活的地方“定居”下来……

“我们在这儿都找到活了。有活干,心里才不空,真的好。”他说着,也笑着。

远行的人有故事。他的故事里,有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的岁月苍老,有“东北风”与“江南雨”的握手相融,还有一家仁现已变成三代人的天伦之乐……与师傅聊着聊着,都把新一天的太阳聊高了。阳光照到他脸上,水晶晶的汗珠子亮亮的。铺满了光线的树木花丛间,几只不知名的鸟,正在他身旁踱步觅食,安安静静地披一身光。

师傅,你不也是这样的披一身光? 花鸟、阳光、清风、绿树,仿佛一起走进了故事,成了你的故事的伴侣。

这个早晨,让我深深记住的是,说起家乡,他不怨;说起现在不做老板而做“打工仔”这点收入,他不悔,没有什么不满足,“因为这里天天有活干”。“天天有活干”五字,他用他的东北腔调重复了好几遍,里面有气象万千,容我慢慢去品。

说完,又听他一声笑。这一声笑,复在晨光里一闪,暖暖的,点亮我的心。他要努力放出光来,做自己。这也许就是平凡人努力着的意义。

问他姓什么,他说“丛”,就是两个人,底下一条线那个丛。看着此时的情景,我说,丛师傅在丛中笑。他继续弯腰除草。他用双手薅弄花草,花草像是陪着他。

这时,太阳的颜色已很浓很亮了。我看见新一天的光慷慨大方地涂在丛师傅脸上,开始雕刻这位中年汉的又一个日子。他一定感觉到了。

二年级的小宇长得浓眉大眼,白白净净,但是手下作业却不像是这张脸写出来的,无论是本子,还是书,都会莫名其妙地被他拿捏出各种不同款式的洞来。语文老师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教师,从教30余年,形形色色的小朋友在她手上撸一撸,几个月下来便规规矩矩。小宇也进步不小,经过老师的调教,书本不再千疮百孔了。

“看,你这么多题不会做,别人怎么都做出来了,不都是妈生的?”语文老师一边辅导小宇,一边调侃他。

“因为不是一个妈生的。”

“好呀,我要告诉你妈。”

“本来就是!”小宇憨憨一笑,好像说这么多题不会做不是我的原因,是我妈没把我生好,也许我妈没有别人的妈聪明。

单位给老师发了一箱橙子,语文老师将橙子搬到办公室,边走边自言自语这橙子多重呀。“老师,我们帮你吃一点就不重了!”路过的小宇想也不想地给老师出了主意。“你这个主意倒真不错,怎么没说帮老师掐一下呀!”老师一边拿出橙子分给见者有份的小朋友,一边感叹这“小吃货”的反应:“小宇,你什么时候把这机灵劲放在学习上呀?”小宇拿着橙子开心得想不起怎么回答老师了。不过,这个“敲诈”老师的“小吃货”一天一天在进步!

……

“儿子,你心智这么低,所以要听妈妈话。”“因为我心智这么低,所以——

养育

时下申城地铁安检,总体上讲是认真周全的,但据鄙人之见,恐怕仍有疏忽的缺憾,如未经安检而递进物品的举止,便是一个颇让人担忧的安全隐患或曰漏洞。

事实上,也经常看到因此而产生的争议:安检本身固然严格,但开了这样的—一个“口子”,岂非某种程度上让安检失去意义?

诚然,偌大的地铁站台,围栏内外皆是全方位“开放”的,要全封闭,不可能也不现实。而“铁律”一条:一律禁止由外向内递物,似也不通人情,因为这本是许多人

蒲松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狼》,是三则关于屠夫与狼的小品故事。我读中学时,语文课文里选用了其中的第二则,说的是屠夫智斗二狼的故事。其实,这三则小品相互映衬,互为表里,不可分割,读者最好把它们作为整体来欣赏。

第一则讲屠夫悬肉钓狼,原本在于保肉,却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一狼,“时狼革(皮)价昂,直(值)十余金,屠(夫)小裕焉”,屠夫发了一笔意外之财。第三则讲屠夫出奇制胜,将屠夫故技演绎到了极致,“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屠夫虽然抓住了狼,但一时找不到可以置狼于死地的办法,情急之下拿出一把小刀,“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人民文学出版社赵伯陶先生注评本对“吹豕之法”做了注释:吹豕,即“挺猪”,杀猪后,在猪的腿上割一个口子,用铁棍贴着腿皮往里捅。挺成沟以后,往里吹气,使猪皮绷紧,以便去毛除垢。最后,

“狼胀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张不得合。遂负之以归。”这三则小品实际上是警世寓言,正如清代一位评论家所言:“狼以贪死,以诈死,恃爪牙而亦死。可知禽兽之行,决不可为。”所谓“诈死”,即指第二则中—一狼“目似瞑,意暇甚”,屠夫“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这里的“假寐”二字一般都解释为“假装睡觉”,但其实并非如此。权威辞书对“假寐”的解释都是“和衣而睡”、“不脱衣冠而小睡”。《辞源》引《诗经·小雅·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诗句,汉代郑玄笺曰“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再引《左传》宣公二年“(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作注者解为“不解衣冠而睡”。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解释“假寐”:指不脱衣冠睡觉。《现代汉语词典》对“假寐”的解释是:不脱衣服小睡。并举有二例:凭几假寐;闭目假寐。最近出版的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饭后小寝”、“饭后坐寐”和“饭后假寐”的表达,可见近人还是将“假寐”作“不脱衣冠而小睡”解。

古人表示“假装睡觉”之义并非用“假寐”,而是用“託(托)寐”。《世说新语·言语》第12篇写钟毓、钟会兄弟小时乘父亲钟繇午睡之际偷喝酒药,“其父时觉,且託寐以观之。”“药

去年12月29日12时整,期盼已久的舟岱大桥通车了,把舟山主岛与第二大岛岱山连成一体,岱山百姓期盼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没有豪华盛大的通车典礼,有的是在通车的历史时刻,赶来的舟岱百姓喜气洋洋地开着锃亮的小车,行驶在大桥上,喜悦地把视频分享给世人。作为曾守卫舟山的海军老兵,心情无比激动,因为那里曾是我战斗过的美丽海疆。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元宵节一大早从定海返回军港的难忘时光。

那天,我在定海长途汽车站登上汽车,车顶装着鼓鼓囊囊的行李。汽车沿着狭窄的公路颠簸北行。一个小时后到达西码头,买的是联票,经过检票口直接上船。这是一条木制机帆船,没有客舱,旅客与货物挤在甲板上。我挤在他们中间,找一件平整的货物坐上,倾听着顺耳的舟山乡音,他们聊着家乡的生活,说着新年的家事。那位永久13型自行车的主人倚在自行车旁,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目光。我打听,原来他的亲戚在上海自行车厂工

“狼胀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张不得合。遂负之以归。”这三则小品实际上是警世寓言,正如清代一位评论家所言:“狼以贪死,以诈死,恃爪牙而亦死。可知禽兽之行,决不可为。”所谓“诈死”,即指第二则中—一狼“目似瞑,意暇甚”,屠夫“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这里的“假寐”二字一般都解释为“假装睡觉”,但其实并非如此。权威辞书对“假寐”的解释都是“和衣而睡”、“不脱衣冠而小睡”。《辞源》引《诗经·小雅·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诗句,汉代郑玄笺曰“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再引《左传》宣公二年“(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作注者解为“不解衣冠而睡”。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解释“假寐”:指不脱衣冠睡觉。《现代汉语词典》对“假寐”的解释是:不脱衣服小睡。并举有二例:凭几假寐;闭目假寐。最近出版的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饭后小寝”、“饭后坐寐”和“饭后假寐”的表达,可见近人还是将“假寐”作“不脱衣冠而小睡”解。

古人表示“假装睡觉”之义并非用“假寐”,而是用“託(托)寐”。《世说新语·言语》第12篇写钟毓、钟会兄弟小时乘父亲钟繇午睡之际偷喝酒药,“其父时觉,且託寐以观之。”“药

## 地铁安检补个缺

章胜利

“堵不如疏”,这样几条应该是有条件做到的;其一,划出特定区域,供人递送物品,“圈子”收缩了,也就便于监管;其二,对递进的物品,须照例安检,因此,区域可以设在安检机附近;其三,加强人工巡查,通过劝阻、引导,渐渐让人知晓并遵守集中传递的规则。

当然,这需要从法规制订、设施布局、人员匹配等各方面统筹安排,工作量是十分可观的。爱之深,责之切,恕我出了个难题,未知是否真正有解?恭请有关部门研究斟酌。

“狼胀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张不得合。遂负之以归。”这三则小品实际上是警世寓言,正如清代一位评论家所言:“狼以贪死,以诈死,恃爪牙而亦死。可知禽兽之行,决不可为。”所谓“诈死”,即指第二则中—一狼“目似瞑,意暇甚”,屠夫“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这里的“假寐”二字一般都解释为“假装睡觉”,但其实并非如此。权威辞书对“假寐”的解释都是“和衣而睡”、“不脱衣冠而小睡”。《辞源》引《诗经·小雅·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诗句,汉代郑玄笺曰“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再引《左传》宣公二年“(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作注者解为“不解衣冠而睡”。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解释“假寐”:指不脱衣冠睡觉。《现代汉语词典》对“假寐”的解释是:不脱衣服小睡。并举有二例:凭几假寐;闭目假寐。最近出版的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饭后小寝”、“饭后坐寐”和“饭后假寐”的表达,可见近人还是将“假寐”作“不脱衣冠而小睡”解。

古人表示“假装睡觉”之义并非用“假寐”,而是用“託(托)寐”。《世说新语·言语》第12篇写钟毓、钟会兄弟小时乘父亲钟繇午睡之际偷喝酒药,“其父时觉,且託寐以观之。”“药

去年12月29日12时整,期盼已久的舟岱大桥通车了,把舟山主岛与第二大岛岱山连成一体,岱山百姓期盼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没有豪华盛大的通车典礼,有的是在通车的历史时刻,赶来的舟岱百姓喜气洋洋地开着锃亮的小车,行驶在大桥上,喜悦地把视频分享给世人。作为曾守卫舟山的海军老兵,心情无比激动,因为那里曾是我战斗过的美丽海疆。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元宵节一大早从定海返回军港的难忘时光。

那天,我在定海长途汽车站登上汽车,车顶装着鼓鼓囊囊的行李。汽车沿着狭窄的公路颠簸北行。一个小时后到达西码头,买的是联票,经过检票口直接上船。这是一条木制机帆船,没有客舱,旅客与货物挤在甲板上。我挤在他们中间,找一件平整的货物坐上,倾听着顺耳的舟山乡音,他们聊着家乡的生活,说着新年的家事。那位永久13型自行车的主人倚在自行车旁,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目光。我打听,原来他的亲戚在上海自行车厂工

“狼胀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张不得合。遂负之以归。”这三则小品实际上是警世寓言,正如清代一位评论家所言:“狼以贪死,以诈死,恃爪牙而亦死。可知禽兽之行,决不可为。”所谓“诈死”,即指第二则中—一狼“目似瞑,意暇甚”,屠夫“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方便交接的必要手段。

那么是否就只得两手一摊了呢?我想,还是那个理:

“堵不如疏”,这样几条应该是有条件做到的;其一,划出特定区域,供人递送物品,“圈子”收缩了,也就便于监管;其二,对递进的物品,须照例安检,因此,区域可以设在安检机附近;其三,加强人工巡查,通过劝阻、引导,渐渐让人知晓并遵守集中传递的规则。

当然,这需要从法规制订、设施布局、人员匹配等各方面统筹安排,工作量是十分可观的。爱之深,责之切,恕我出了个难题,未知是否真正有解?恭请有关部门研究斟酌。



早春二月  
方忠麟 摄

酒”指的是“散酒”,即魏晋时期的人服食寒食散之后用以发散的酒。“託寐”即“托寐”,最早也出自《诗经·王风·兔爰》“尚寐无吿”。陆德明《释文》解“吿”为“訛”,而“訛”在魏晋口语中经常用作副词,表示佯装、假装的意思;郑玄《笺》释“吿”为“动”。“寐不欲见动”。杨勇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引用方一新说法:“訛寐自是可通,託寐也未必误。託(托)在汉、魏、六朝文献中有假装、佯装之义。”分别列举了《后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纰漏》中的例子作为书证,以为“託寐,犹言装睡”。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假寐”时指出这是书面语,作动词用;但不收“託(托)寐”。由此可知,“假寐”作为书面语仍在使用,而“託(托)寐”则已不再使用。不过,我们现在仍在使用“托病”一词,意义应该是“假装生病”吧。

作,帮他弄了一张工厂直供的票子。机帆船上的自行车,成为当年的海上一景。

船航行在灰鳖洋上,渔民传说海底有一只金鳖,千百年来保佑着灰鳖洋一方平安。早春的海风透着一丝寒意,妇女孩子都裹得严严实实。桅杆上的国旗猎猎有声,早就适应海岛生活的我觉得很平常,与

## 舟岱行

俞鸿虎

岛民们共享着元宵节的喜庆。华达呢中山装那时是男人的标配;大红的中式花袄是妇女们的最爱。跟掌舵的船老大刚刚聊上几句,秀山岛便到了,水手带上缆,架起跳板,人们扶老携幼上下船。客人安顿毕,水手刚要撤跳板,码头上赶来了一位老大爷,对着船大声呼唤:“慢点慢点!”老人跌跌撞撞挥舞着拐杖一路小跑。船老大见状连忙招呼水手等待,又对着老人传话:“勿要急呐,勿要急呐,等依噶!”那语气似乎是等着自己的老爹。我问大爷,他回

没有手机和手机普及的年代,我的父亲都常年坚持在电视机上看天气预报,几乎从未间断。

上世纪80年初,父亲辛苦劳作,攒够积蓄后,托人从内部弄到一张紧俏的电视机票,为家里买了一台14寸的金星牌彩色电视机。那时父亲正是壮年,又是家长,电视机由他主控。他最爱看的节目是央视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

新闻联播播完后,全国各地城市的天气预报就开始了。看完省会及重点城市天气预报,休息一会,他还会跳到地方台看当地天气预报。古老的陆小凤系列武侠剧在地方台开播的时候,我心里愤愤地嘀咕,天气预报怎么还不完?不停诅咒多云晴西北风的天气预报怎么这么啰嗦?有时抱怨的声音大了些,父亲慢慢转头,瞥来一个眼神,我就只能乖乖地等了。父亲中等身材,孔武有力。他在家不苟言笑,惜

字如金。他在外面很多场合善言,母亲有时还取笑他能编。听说有一年有个记者采访劳模的父亲,父亲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却不得要领。记者只好采访别人了。

我小时候,父亲在家门外种了一排槐树和椿树。长大后,离开故乡,家里就剩下父母二人了,屋里空荡荡的。这些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树影婆娑,枝叶繁茂。儿女于父母而言,有时不如树木,能不离不弃相陪,没有抱怨。父亲上了年纪后,耳不聾眼不花背不驼,看电视新增了不由自主地点头的毛病。大多时间都是一个人看节目。母亲有时看见父亲看电视时点头,会责怪他样子太丑了。他听后不言语,直直脖子。过

一会,又开始点起头来。天气预报一结束,他就关机了。我离家后,除了假期回家陪伴,平日与父亲交流常用固定电话。电话中总是没说几句就停顿了。静默了几秒后,他通常都会说:“你那里明天要下雨。”咔嚓,那头就挂了。后来,我换了城市生活。父亲在电话那头结尾时都会叮嘱“明天你那里要下雪了,明天你那里要降温了,明天你那里要刮大风了”,好像从没见过明天是多云或是晴天。

父亲离开快三年了,近日看到他离去当天我在乌云密布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登机回家前拍的照片,我突然明白了他一生为何爱看天气预报。壮年时,他在外奔波操劳,天气预报是他出门的保护伞,也是他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户。年老时,天气预报是对子女的牵挂和思念,也是他内敛隐忍情感的交流媒介。

只有八个键的金星牌小彩电还在老家,部分按钮都不灵光了,打开后还能看几个台。我的家里没有电视,手机上有App,我像父亲一样每天都会看天气预报。故乡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我一直知晓。天气预报维系了距离无法隔断的亲密无间。几十年,我离家多少年,他就看了多少年的当地天气预报。风云变幻长年累月地刻在父亲沉稳坚韧的心里,教我如何不想他。

答说是去高亭镇女儿家小住。

机帆船继续航向东北。蓬莱仙岛岱山隐隐约约在雾气中显现出来了。从高亭镇驶出的渔船驶过来了。船老大相互大声招呼,交流一番海况。不久高亭镇到了,日头已经偏西了。我挨到最后下船,一手搀扶着老大爷,另一手提着他的行李。老大爷的女儿已在码头等候,我把大爷交给一叠声道谢的少妇。老大爷嘴里嘟嘟囔囔着:“噶放军亚摩亚摩格!”码头上“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大红标语分外醒目。我心中早已把舟山作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老人就是我的大爷。我跨上部队交通艇,乘风破浪一路向东疾驶,返回军港。

当年舟岱行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如今从定海经舟岱大桥到高亭不需1小时。收回思绪忍不住再看一遍舟岱大桥通车视频,虽然已看了N遍了。舟岱大桥就像一条巨龙飞舞在灰鳖洋上,那么威风凛凛;海面波光粼粼,船来船往一片繁忙。我想,大桥下那只金鳖或许跟我一样也在仰望着大桥?

## 天气预报

袁 风

